

中國文學精華

檀弓精華

檀弓精華

檀弓免章

免者，以布從頂交額後繞髻也。袒免本五世之服，而朋友之死於他鄉而無主者，亦爲之服。弓以仲子舍適孫立庶子，無正之者，若無親然，故爲之免以弔而譏之。

居？姬音公儀仲子之喪，檀弓免問音焉。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，檀弓曰：『何我未之前聞也。』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，曰：『仲子舍其孫而

立其子何也？』伯子曰：『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。昔者文王舍伯邑考

而立武王，微子舍其孫腓能本反而立衍音也。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

也。』子游問諸孔子，孔子曰：『否，立孫。』

檀弓冷冷兩問，不置一詞。孔子只點三字，不言所以，全是含蓄。

此篇是極用意文字，如檀弓詰問處，一語已足，無端布出兩層，先空問一句，再向伯子問一句。前一問，不說出舍孫立子，後一問，說出舍孫立子，前一問，自言自語，無有應者，後一問，答語偏有許多。只

此一段多少光景多少姿態，一奇也。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，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，機鋒方熾，如何收得住，忽然相對無語，豈不詫異，二奇也。接入子游問孔子，子游不曾有何語句，否字從何處來，此一字，分明從伯子語下轉出，所謂草裏蛇蹤也。此等路脈，滅滅沒沒，何處尋摸，三奇也。以此壓卷，位置天然。

突入檀弓免焉，不先說緣因，卻補敘仲子舍孫立子於下，法奇。伯子替他分解一段，徑奇。子游孔子一結，天外飛來，似主非主，似客非客，勢奇。

寥寥短章，運用凡十三人，經其筆端，如影過空，真淡，真遠。

檀弓免焉二句，是倒敘法。

舍其孫而立其子，包適子死在內，又包適孫庶子在內。

何居只是何也，何也則方，何居則員。

檀弓兩問，一何居在上，一何也在下，不惟錯落成致，何居在上，就有乍驚乍詫光景，何也在下，就有且詰且難光景。

亦猶字，夫字，皆字法，若擬若議，枝梧迴護，而仲子立子之失躍然。

立子援古，立孫不援古，虛者實之，實者虛之。

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，盡處再拖一筆，不但風韻無窮，較前句加一夫字，帶出疑情，搖搖欲絕。

數層頓挫作疑陣，末跌出三字結案，雲破月來。

文不婉則味短，不直則氣懈，是篇全首曲遜多風，末著否立孫三字，屹若底柱。

最妙在檀弓不辨，虛虛頓住，另起一頭結之，岸斷橋連，牆闕峯補。

隱犯章

隱犯皆以諫言，就養就近而奉養之也，無方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，至臣之事君則當各盡職守，故曰有方致喪，極其哀毀之節，方喪比方於親喪也，心喪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也。

事親有隱而無犯，左右就養聲去無方，服勤至死，致喪三年。事君有犯而無隱，左右就養有方，服勤至死，方喪三年。事師無犯無隱，左右就養無方，服勤至死，心喪三年。

三段，段各五層，用數字更迭上下，破實爲虛，如玲郎丁切瓏盧冬切寶網，映照無窮。

九個有無字，通身是眼。

隱犯有無致方心，只七個字，安頓得好，省多少言語。

硬豎三段，無首無尾，本是板體，而錯綜變化，不可方物。妙在上下註脚而意自躍然。

季武子成寢章

成寢謂成寢室
於杜氏墓道上

季武子成寢，杜氏之葬，

才浪反 晉藏去聲

在西階之下，請合葬焉，許之，入

宮而不敢哭，武子曰：『合葬，非古也，自周公以來，未之有改也，吾許其

大而不許其細，何居？』

姬晉命之哭。

一事作兩層敘，一許合葬，一許哭，一請而許，一不請而許，寫奸雄眉
字如畫。

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一句，關鎖二段尤佳。

只是入宮而不敢哭，武子命之哭，卻添出武子自商自量一段，
無限煙景。

武子論合葬，但兩端其說，許他哭，卻自問一句，全是布疑文字。
不曰寢在墓上，而曰葬在階下，若替他回護也者，妙妙。

全首煙雲不定，命之哭三字，下得嶄然。

本是杜氏之葬，季武子成寢，特用倒敘法，一倒則來路突然，以細大二字，易葬哭二字，甚新。

子上之母章

子上之母死而不喪。門人問諸子思曰：『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？』曰：『然。』『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？』子思曰：『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，道隆則從而隆，道污則從而污，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，是爲白也母，不爲伋也妻者，是不爲白也母。』故孔氏之不喪出母，自子思始也。

子思不使白喪出母，先君子卻喪出母，二者必有一失，此際甚難爲辭，妙在並不提起禮字，只云先君子無所失道，把道字換去禮字，迴

護無迹，苦心妙手，然不曰得道，曰無所失，自是微詞。爲伋也妻者四句，只將母字空翻，而禮之應喪與否，一字不說出，水月鏡花，儘人玩索。

無所失三句，空說混說，絕不切喪出母上，大有深致。

說不喪出母，牽入前際後際，故自波瀾。

死而不喪，省文，包子思不使白也喪之在內。

率屬權詞，真正傷心處，不曾說出一字。

爲伋也妻者四句，清得徹骨，而絕有腴味。

四句中，連用四也字，何等矯健。

既得合葬章

孔子既得合葬於防，曰：『吾聞之，古也墓而不墳，今丘也，東西南

墓，塋域也，封土爲壟，曰墳，墓而

不填，殷禮也。按舊註云：孔子流涕自傷其不謹於封築，夫以聖人葬親，豈有不謹之理。

又云：古不修墓者，敬謹之至，無待於修。夫古既不填，又何從謹於封築而無事修乎？總由後人泥定當填，不知填雖周禮，然此等事原可聽人隨時斟酌，如合葬始於周公，豈周時竟無分葬者乎？況古人原有深意，觀後條國子高云：葬者藏也，而以壤樹爲非，蓋預防劫墓等事，此不填

北之人也，不可以弗識也。

音志

於是封之，崇四尺。孔子先反，門人後，雨

甚至，孔子問焉，曰：『爾來何遲也？』曰：『防墓崩。』孔子不應，三，孔子

泣。

胡犬反音玄上聲

然流涕曰：『吾聞之，古不修墓。』

文字分兩段，一封墓，一修墓。前段以吾聞之古也，墓而不墳作起句，後段以吾聞之古不修墓作結句，又嚴整，又變化。

波瀾全在兩箇吾聞之古上，敍封墓以古之不墳反擊之，敍修墓以古之不修倒影之，名曰援古，實則翻案，猛虎項下金鈴，自結自解，自解自結也。

關鍵在先後二字，先反，然後雨甚，雨甚，然後墓崩，墓崩，然後門人修墓，門人修墓畢，然後反，門人反，然後孔子問，此中許多曲折，並不說明。卻墓崩修墓等事，都包在雨甚來何遲數字內，讀去又了了可曉，如聞花香，雖不見花，已知是花，此敍事之暗行者。孔子懊悔處

之故也，既不填則平地上又去修治，惟恐鋤草侵地下，故並草木俱不芟除，觀後載易墓非古也一條，又是不修墓之故也，記此見聖人歎想古制之善，其墳與修皆非得已，言外正有微意，讀者詳之。

醢，肉醬也，子路死，孔悝之難遂，爲衛人所醢，覆棄家醢，不忍見其似也。

全在先反，此中有無限語言，並不一字說出，只藏於不應流涕內，此辭令之暗行者。能解敘事議論辭令之妙，有在暗行者，方可與之言文。

只是周行四方之人，下東西南北四字，便奇異。

三之一字，句法，字法，省文。

弗識便是不墳，以弗識二字，易不墳二字，便活，便有情。

後段，本是從前段封之崇四尺句轉出一境，而色態加濃。

既修矣，卻曰古不修墓，此歇後語。

哭子路章

孔子哭子路於中庭，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，既哭，進使者而問故，

使者曰：『醢_{音海}之矣。』遂命覆_{芳服反}醢。

一哭，一弔，一進使問，凡三段落。正哭忽轉到弔，正弔忽轉到進使問，杳無段落可尋。

妙在當頭不安頓，使者來報一段，便覺孔子哭句，亦是陡落，進使問句，亦是陡落。

哭拜，進使問，命覆醢，字字是境，字字是意。敘事之妙，有不見一字議論辭令，而有無數議論辭令藏在其中者，方爲大作手。解此，許作敘事文字。

必誠必信章

既葬曰亡，一朝之患，即指殯葬，蓋殯葬皆一時事，惟其誠信，故無一時不誠之患。

子思曰：『喪，三日而殯，凡附於身者，必誠必信，勿之有悔焉耳矣。三月而葬，凡附於棺者，必誠必信，勿之有悔焉耳矣。喪三年以爲極，亡則弗之忘矣。』故君子有終身之憂，而無一朝之患，故忌日不樂。

三日，三月，三年，斜布成章。君子二句，倒捲足上，有力。忌日句，伶仃突出，如雲外孤峯。

短於運虛句者，非獨韻索，亦覺意淺，如勿之有悔焉耳矣，亡則弗之忘矣，何等悠揚不盡。

凡附於身者五字，包幾多事。

勿之有悔焉耳矣，七字，婉而嚴。

排體起，僅易三字，可謂清空。

孔子少孤章

孔子少孤，不知其墓，殯於五父音甫之衢。人之見之者，皆以爲葬也，

其愼

讀爲引

也，蓋殯也，問於聊

音鄒

曼

音萬

父

音甫

之母，然後得合葬於防。

聖父死時，或因
殺於道路而殯
於五父之衢，與
今人權厝相似，
及母死將葬，孔
子思忖再四，若

此首多省文，言少孤，則不必言父墓，亦不必言殯母，言殯於衢，則包

當日父已深葬，則復啓其柩爲不忍，聊曼父之母是當日目擊者，因問而知果係淺殮，然後自五父之衢啓殯而合葬於防此正聖人隨時量度以取中處。

幕所以覆棺，諸侯用布，天子用綦。

問在內。合葬得於聊母一問，便包問多少人在內，又包問多少人未得合葬在內，只言問，不著問答語，卻包問答在內，其吞吐頓挫簸弄煙波之趣，全在中間四句，從旁觀上，閒閒寫出一番情景。

連下三也字，如緩步下重樓，文章助疑波正在此，末句急下如鵲落。

穆公之母章

穆公之母卒，使人問於曾子曰：『如之何？』對曰：『申也。聞諸申之父曰：『哭泣之哀，齊齊斬之情，饘旃粥之食，自天子達，布幕衛也，綦綦幕魯也。』

自天子達住，似不了語，衛也魯也住，又似不了語，如斷紋古鼎，愈斷愈古。

未冷冷點二句，聽其自裁，無限含蓄。

精神。今人作文，必曰衛用布幕，魯用繆幕，便拙，一倒轉衛也魯也，便

自天子達，則至於庶人，自在其中，句法大奇。

世子申生章

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，公子重耳謂之曰：『子蓋言子之

志於公乎？』世子曰：『不可，君安驪姬，是我傷公之心也。』曰：『然

則蓋行乎？』世子曰：『不可，君謂我欲弑君也，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？

吾何行如之？』使人辭於狐突曰：『申生有罪，不念伯氏之言也，以至

於死。申生不敢愛其死，雖然，吾君老矣，子少，國家多難，去聲伯氏不出而

圖吾君，伯氏苟出而圖吾君，申生受賜而死。』再拜稽首乃卒，是以爲

伯氏之言，謂狐突先教其出奔，以避禍，而申生不聽，以至於死也。

恭世子也。

此篇語意，不斷不續，最爲難曉。如君安驪姬下，正有說話，如何以是我傷公句接；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下，正有說話，如何以伯氏苟出句接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下，正有說話，如何以申生受賜句接；一似上有闕文，一似下有闕文，不接之接，其中包藏無限，是從骨裏作轉者。胸中一句，口中一句，卻似垂絕之音，上氣不接下氣。昔人論離騷云：故亂其緒，使同聲者自尋，修郢者難摘，此文亦云。

左傳或謂太子曰：子辭，君必辨焉，不如此一句文簡而健。左傳君非姬氏，居不安，食不飽，我辭，姬必有罪，君老，吾又不樂，七句，不及此十一字辭簡而有包括，妙在安字傷字。左傳君實不察，被此名也，以出人誰納我，不如三句精明。

辭狐突下，許多曲折，絕無一字觸著驪姬妙甚。

祥，行祥祭之禮，
蓋再期也，夫子
意謂名爲三年
之喪，實則廿五
月，今已廿四月
矣，此去可歌之
日又豈多日月
乎哉，但再過一
月而歌則爲善
矣。

僅百五十字，而包括曲折，有他人千言不盡者。

清到極處，濃到極處，所謂既雕既琢，復歸於樸。

兩段一串，如連山斷嶺，以兩不可頓挫起辭，狐突一段來，文情沈鬱。後半了不打轉重耳，猶末句微寓褒譏，使人轉思重耳之說爲長，可見文章照應之妙，有在照應外者。

朝祥莫歌章

魯人有朝祥而莫

音暮

歌者，子路笑之。夫子曰：『由，爾責于人，終無

已夫？

音扶

三年之喪，亦已久矣夫？』子路出，夫子曰：『又多乎哉！踰月則

其善也。』

一縱一奪，筆意悠然。太史公論贊，往往有之。

纔兩轉，已覺煙波迷人。

不著子路何語，只說笑，便有含蓄，有光景。

此文生機，在子路笑子路出上，不然，則無兩層波致。

圉人浴馬章

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，

去聲縣

音玄賁

音奔父御，

卜國爲右，馬驚敗績，

公隊，

音佐車授綏，

公曰：『末之卜也。』縣賁父曰：『他日不敗績，而今

敗績，是無勇也。』遂死之。圉人浴馬，有流矢在白肉，公曰：『非其罪也。』

遂誅

音之。士之有誅，自此始也。

關鍵在馬驚浴馬四字上，馬驚以下，一公，一縣，一卜，俱在雲霧中。至

浴馬以下，天開日霽，其機竅在圉人能言，馬不能言，遂生出許多煙

波，到末展開二句，流煙欲渡。

馬驚在御不關右，莊公末卜，不末縣，後言縣死，不言卜，俱是半

軍大崩曰敗績，公墮車而佐車授之綏以登是登佐車也，凡車右以勇者爲之，末之卜言卜國微末無勇也，二人赴闕而死，實非其罪也，誅如今之祭文。